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九十

詳校官中書臣吳　璜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葉　椿

稗編卷九十　　明　唐順之　撰

諫

正諫論　　劉向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三諫而不用則

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為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治之諫而殺之曹覊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覊合禮

忠諫論

李德裕

人君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桓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為惡多矣畏天下人知之將謂諫巳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也如晉獻非驪姬寢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不欲人諫也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于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亂者其辭訐考叔啓大隧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犬鴈以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

齒以安羣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為主白馬令言帝欲不諦（劉李二人名不便故書其官）激主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訐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刎頸血汙車輪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者之道在於婉矣唯英主必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高械繫蕭相國聞王衛尉之言曰我不過

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世名臣王石泉居相時以子為眉州司士天后甞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倉唐之心也

論諫術　　蘇洵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

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説非乎曰仲尼之説純乎經者也吾之説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虚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説之士而已夫游説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説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

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

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户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郦陽以愛幸悦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劒太息范雎以無王耻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

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横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逄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逄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逄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論諷諫直諫

禮上諷諫而下直諫君子孰不欲諷諫以悟其主而有至於直諫以殺其身者勢不得已也葢事明君虛心以從諫雖引義微喻無所不合故有以諷諫悟主者而況於直諫何傷於道乎事暗君强愎以拒諫雖危言切論有所不聽故有以直諫殺身者而況於諷諫何補於事乎方舜禹之時都俞賡歌於廟堂之上所以諷諭以相儆戒者可謂至矣其稱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朋淫於家用殄厥世亦何復傷於直故仲虺之稱湯以從諫

弗咈改過不吝為善而太保之訓武王以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非若然者豈非事明君諷諫足以悟主而直諫亦不傷於道乎至於桀殺關龍逄紂殺比干則事暗君直諫足以殺身而欲以諷諫者補於事益亦難矣由是觀之諷諫施於明君而不害於直直諫施於暗君而無事於諷者必至之理也漢文帝寛仁盡下羣臣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之故若馮唐之論頗牧張釋之之論嗇夫可謂能諷諫矣至賈誼上書陳時事欲流涕而痛

哭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指人彘以為喻而帝亦不以為嫌豈非不害於直耶唐太宗英明能斷從諫如流導羣臣而使之言故若魏鄭公之言昭陵王珪之論廬江可謂能諷諫矣至鄭公之言十漸極陳時政之得失珪之論祖孝孫以謂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而帝亦不以為過豈非不害於直耶若夫蕭望之言張猛京房之言石顯而元帝殺之王章之言王鳳而成帝殺之王嘉鄭崇之言董賢而哀帝殺之李膺陳蕃范滂之徒言閹宦而

靈帝殺之長孫無忌褚遂良上官儀言武氏而高宗殺之張柬之彦範等言韋氏而中宗殺之孟昶圖言田令孜而僖宗殺之是皆事暗君以直諫而蹈禍乃其所也尚何諷之云哉

傳坎六四　　程頤

坎六四納約自牖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夫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告之

求信則易也自古能諫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其言之切孰若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

狐卷諫魏文侯　　韓嬰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為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祜

史鰌尸諫　新序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鰌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鰌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而

不哀矣於是乃名蘧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鰌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

晏嬰諫誅圉人　說苑後同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為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

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隣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晏嬰諫朝嚴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聾聾喑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幃幕泰山之高非一石也累𥁞然後高也夫治天下

者非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

晏嬰諫出田　　韓嬰 後同

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為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鼈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返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為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為宗廟而

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為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為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不可患焉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今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驂乘而歸若晏子者可謂善諫者矣

晏嬰諫無禮

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左右曰仁人

亦樂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猶人何為不樂乎景公曰
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寡人
此樂願與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以
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無
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為人上無
禮則無以使其下為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
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
遄死景公色媿離席而謝曰寡人不仁無良左右淫湎

寡人以至於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無過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叔向諫平公築臺　說苑後同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

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為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少孺子諫吳王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

欲取蟬而不知黄雀在其傍也黄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吴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諸御己諫楚莊王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己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

之人耳諸御巳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説人主
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
巳來汝將諫耶諸御巳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巳
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
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釁咎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
諫也巳何敢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宫之奇而
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
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

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為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

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莱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

茅焦諫秦始皇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毒封以為長信侯為生兩子毒專國事侵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鬬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寠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鬬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毒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毒敗始皇乃取毒四支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於萯陽宮下令曰敢以

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脊肉幹四支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耶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

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
名之入皇帝按劒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名之入茅焦不
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
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
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
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
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
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耶皇帝曰何等也願

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萯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蒺藜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向秦者臣竊恐秦亡為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為仲父爵之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萯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

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枚乘諫梁孝王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為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于萬世也臣誠願披

腹心而效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少加意
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
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
知哀其將絶也馬方駭而重驚之係方絶而重鎮之係
絶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
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一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如重卵
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
之壽獘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

山之安乃欲乘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無益也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迹絶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冷令一人吹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絶薪止火而已不絶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

基絕其胎禍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挈木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蘖可引而絕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礲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為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卒

死丹徒

司馬相如諫獵　　　　漢　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

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橜之變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于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纍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政

仲尼論政寬猛昭二十年　　左傳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狎輕也則多死焉故寬難難以治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杜氏曰萑苻澤名於澤中刼人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糾猶攝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

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寛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寛也（詩大雅汔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寛）毋從詭隨（詭人隨人無正心不可從）以謹無良（謹敕慎也）式遏寇虐憯不畏明糾之以猛也（式用也遏止也憯曽也言為寇虐曽不畏明法者亦當用猛政糾治之）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柔安也邇近也遠者懐附近者各以能進則王室定）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詩殷頌言商政得中和競強也絿急也）敷政優優百禄是遒和之至也

論政有三品　說苑（後同）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彊者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耻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近理内政橛機之禮一妃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理之榮而惡貪亂之耻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論政有二機

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輳强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别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刑化乎天下者未甞聞也書曰畢力賞罰此之謂也

論治若張琴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阤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絶矣故曰急轡御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禄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公叔文子治楚

公叔文子為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孔子論治民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懔懔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

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若何而毋畏

管仲論為政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慧士可與辯物智士可與辯無方聖人可與辯神明夫聖人之所以為非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誰而不信是故

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弁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麾而致也衆不可户説也可舉而示也

子貢論政務

衛靈公問於史鰌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為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鰌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為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鬬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為非也此其為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為務少焉

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為務也

管仲論修政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為以公名對

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為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為愚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孔子論治訟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為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教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

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仲尼對梁君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為之柰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

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禄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為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董安于治晉陽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

手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西門豹治鄴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為之柰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

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宓子賤治單父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

巫馬期則不然敝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宓子賤論治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為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有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

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求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陽晝論釣道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柰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

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晏子治東阿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

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後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

之曰子强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子路治蒲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寛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子貢為信陽令

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

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耶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為已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

而無所亡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巳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楊朱論治天下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天下如運諸手掌何以楊朱曰臣有之君不見夫羊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君且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臣聞之夫吞舟之魚

不遊淵鴻鵠高飛不就汙池何則其志極遠也黄鍾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謂也

景差治鄭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為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

管仲論社鼠猛狗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

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欒枝論封狐文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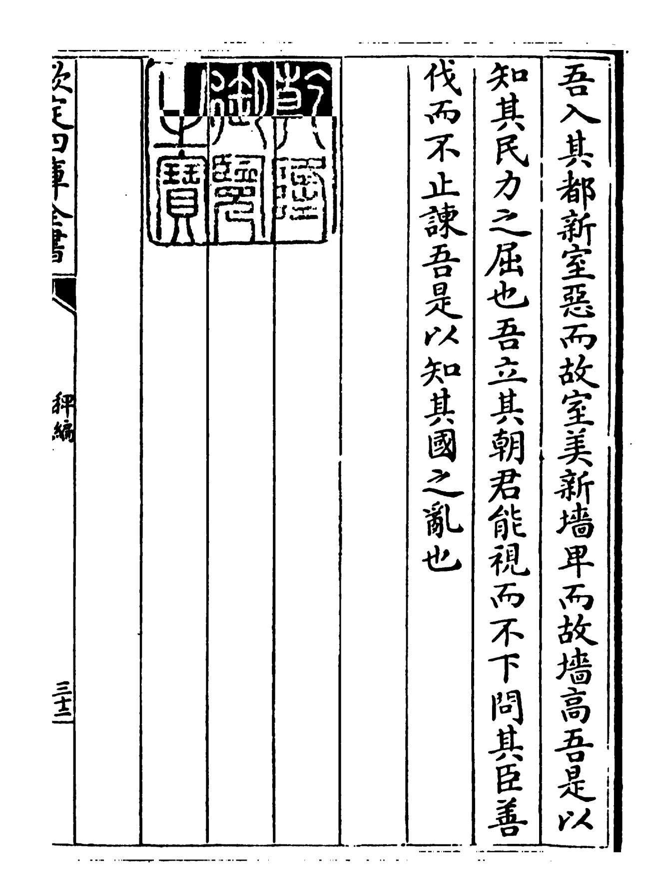
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歎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為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

乎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吳季子論晉

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畆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

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止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稗編卷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九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吳　壤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孫起鵾

稗編卷九十一

明 唐順之 撰

后

論西漢女主之禍 胡 寅

致堂胡氏曰外戚之禍在王氏然漢初功臣平勃等豫有罪焉高祖崩倡言吕后與帝共定天下帝王諸劉后王諸吕無不可者於是大裂土疆以王諸吕侵弱劉氏罪一也孝惠即世聽張辟彊之説縱諸吕居中用事專

權禁闥共斡兵柄上以媚太后下以安己身由是諸呂不可制罪二矣高后即世雖能誅諸呂立孝文然自兹以往母后習見前世用事例為出閫之言覯大臣議所立皆曰齊王高帝孫然母家駟鈞惡淮南王母家又惡獨代王母家薄氏謹良遂立孝文則平勃之徒畏母后深矣葢漢母后豫政臨朝不必少主雖長君亦然竇太后好黄老惡儒士儒士多不得進趙綰王臧欲助上興制度則發其姦利寖之實嬰兒子也惡之則除門籍喜

之則為相梁孝王愛之則誦言請立為嗣不顧太宗之重王太后於灌夫罵坐則不食論棄市韓嫣帝所貴也太后欲殺之則帝不能救可謂司晨豫事矣武帝欲立昭則殺鉤弋夫人馴致王氏簒奪其所從來者逺矣

論歴代女禍　　馬廷鸞

按胡氏之説足以盡西京外戚貽禍之本末矣甞因是而極論之天地間有陽不能無隂隂而乘陽則宇宙分裂人極隳亡矣歐陽公謂宦官之禍甚於女子盖為唐

末一時言之耳以古今大勢論則女禍深矣少女子能蠱惑人主以亡國老女子能崇長外戚以亡國三代之亡國皆由此物矣周之東遷以褒姒周雖不亡於此已衰於此矣秦后始有宣太后穰侯之專莊襄悅美姬以易其宗漢高帝起於閭閻呂氏初無功於王業也而漢初諸人之論每以為呂氏雅故推轂高帝就天下又謂呂后與高帝共定天下是以諸呂之心自謂與諸劉等憪然有取而代之之意而後動於惡中間霍氏擁昭立

宣陰妻邪謀特覺之早耳而終不免莽新之亂馬曹魏之見簒於司馬氏也一再廢弑專以母后為之主及晉武帝平吳之後耽惑女寵楊賈實召五胡亂華之禍天下既為南北矣齊陳以女色亡元魏以淫后亡隋文帝起外戚以簒周唐高祖主外戚竊宮妃以取隋太宗寵武才人開聚麀之醜子孫殲焉禄山之起為太真妃也唐雖未亡於此而已衰於此矣河朔失而勁兵亡東南虛而蠻禍起非權輿於天寶末乎朱梁以女寵開子禍

而亡後唐莊宗以劉后殺功臣靳軍賞而亡皆女子之為也

東漢皇后紀　范曄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畧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内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徳世婦主喪祭賔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

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隂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為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逾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宫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袵

席無辨然而選納尚簡飾翫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幸毁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彫為朴六宫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宫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

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
德内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向使
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
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
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
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芈
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
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絶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

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絏於圄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為期終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嘆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於篇其以私恩追尊非當時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纘西京外戚云爾

晉后妃論

晉書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義同歸貴賤之名異等若乃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林之連後星喻金波之合義璧爰自夐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后四人並列光于帝嚳之宮二妃同降著彼有虞之典夏商以上六宮之制其詳靡得而聞焉姬劉以降五翟之規其事可略而言矣周禮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王者内政故婚義曰天子之與

后如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由斯而談其所從來遠矣故能母儀天寓助宣王化德均載物比大坤維宗廟歆其薦修穹壤俟其交泰是以哲王垂憲尤重造舟之禮詩人立言先奬葛覃之訓後燭流景所以裁其宴私房樂希聲是用節其容止履端正本抑斯之謂歟若乃聘納有方防閑有禮肅尊儀而修四德體柔範而弘六義陰教洽於宮闈淑譽騰於區域則玄雲入户上帝錫母萌之符黄神降徵神靈贊壽兵之道終能鼎祚惟永胤嗣

克昌至若儷極虧閑憑天作孽倒裳衣於衽席感眺側於弦望則龍漦結釁宗周鞠為黍苗鷰尾挻災隆漢隧其枌社矣自曹劉內主位以色登甄衛之家榮非德舉淫荒挺性蔑西郊之禮容婉孌含辭作南國之竒態詖謁由斯外入穢德於是內宣椒掖播晨牝之風蘭殿絶河雎之響永言彤史大練之範逾微緬視青蒲脫珥之猷替矣晉承其末與世污隆宣皇創基功弘而道屈穆后一善勣侔於十亂洎乎太祖始親選良家既而帝掩

紈扇躬行請託后採長白實彰妬忌之情賈納短青竟
踐覆亡之轍得失遺跡煥在緗緗興滅所由義同畫一
故列其本事以為后妃傳云
史臣曰方祇體安儷乾儀而合德圓舒循晷配羲曜以
齊明故知陽爍陰凝萬物假其陶鑄火炎水潤六氣由
其調理取譬賢淑作伉文思靈根式固實資於此宣穆
閲禮偶德潛鱗翊天造之艱虞嗣塗山之逸響寶運歸
其後肖蓋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豫聞朝政明不逮

遠愛溺私情深杜衛瓘之言不曉張泓之詐運其隂沴
韜映乾明晉道中微基於是矣惠皇禀質天縱其嚚識
暗鳴蛙智昏文蛤南風肆狡扇禍稽天初踐椒宫逞梟
心於長樂方觀梓樹須鴆羽於離明褒后滅周方之盖
小妹妃傾夏曾何足喻中原陷於鳴鏑其兆彰於此焉
昔者髙宗諒闇總百官于元老成王沖眇託萬機於上
公太后御宸諒知非古而明穆康獻仍世臨朝時屬委
裘躬行負扆各免華陽之釁竟躡和熹之蹤保陵遲以

克終所幸實為多矣

宋后妃論　　宋書

史臣曰飲食男女民之大欲存焉故聖人順民情而為之度王宮六列士室二等皆司事設防典文曲立若夫義篤閨闈化形邦國古先哲王有以之致治者矣夫后妃專夕配以德升姬嬙並御進非色幸欲使情有覃被愛罔偏流專貞内表妖蠱外息至於降班在四簪珥成行同列者三環佩係響乃可以燮理陰教輔佐君德宋

氏籍晉世令典聘納有章俔天作儷必四岳之後雖正位天閨禮亢尊極而衰懸易兆恩宴難留一謝屬車之塵永隔青蒲之地是故元后憤終良有以也自元嘉以降内職稍繁椒庭綺觀千門萬戶而淫粧怪飾變炫無窮自漢代昭陽之輪奐魏室九華之照曜曾不能概其萬一徒以所選止於軍署之内徵引極乎厮皁之間非晉氏採擇濫及冠冕也且愛止帷房權無外授戚屬餼賚歲時不過肴漿斯為美矣及太祖之傾惑潘嫗謀及

婦人大明之淪溺殷姬並后匹嫡至使多難起於肌膚并命行於同産又况進於此者乎以斯言之三代二漢之亡於淫嬖非不幸也

南齊后妃論　南齊書

史臣曰后妃之德著自風謠義起閨房而道化天下繅盆獻種罔非耕織佩管晨興與子同事可以光熙闈葉作儷公侯孝昭二后並有賢明之訓不得母臨萬國寶命方昌掖庭虛位有婦人焉空慕周興禎符顯瑞徒萃

徽名若使掖作同休隂教逺變則馬鄧風流復存乎此
太祖創命宮禁貶約毁宋明之紫極革前代之踰奢衣
不文繡色無紅采永巷貧空有同素室世祖嗣位運籍
休平壽昌前興鳳華晚搆香栢文樫花梁繡柱雕金鏤
寳頗周房帷趙瑟呉趨承閒奏曲歳費傍恩足使充物
事由私蓄無損國儲高宗仗數矯情外行隂陋内奉宮
業曾莫云改東昏喪道侈風大扇銷糜海内以贍浮飾
捪婦傾城同符殷夏嗚呼所以垂戒於方來

後周皇后論

後周書

書記有虞之德載釐降二女詩述文王之美稱刑于寡妻是知婚姻之道男女之别實有國有家者之所慎也自三代迄于魏晉興衰之數得失之迹備乎傳紀故其詳可得聞焉若聘納以德防閑以禮大義正於宮闈王化行於邦國則坤儀式固而鼎命惟永矣至於邪僻既進法度莫修冶容迷其主心私謁蠹其朝政則風化淩替而宗社不守矣夫然者豈非皇王之龜鑑與周氏率

由姬制内職有序太祖創基修衽席以儉約高祖嗣歷節情欲於矯枉宫闈有貫魚之美戚里無私溺之尤可謂得人君體也宣皇外行其志内逞其欲溪壑難滿採擇無厭恩之所加莫限厮皂榮之所及無隔險詖於是升蘭殿而正位踐椒庭而齊體者非一人焉階房帷而拖青紫承恩倖而擁玉帛者非一族焉雖辛癸之荒淫趙李之傾惑曾未足比其髣髴也民厭苛政弊事實多太祖之祚忽諸特由於此故敘其事以為皇后傳云

史臣曰孔子稱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是以周納狄后富辰謂之禍階晉升戎女卜人以為不吉斯固非謬焉自周氏受命逮乎高祖年踰三紀世歷四君棻非草昧之辰事殊權宜之日乃棄同即異以夷亂華捐婚姻之彝序求豺狼之外利既而報者倦矣施者無厭向之所謂和親未幾已成讐敵奇正之道有異於斯于時高祖雖受制於人未親庶政而謀士韞奇直臣鉗口過矣哉歷觀前載以外戚而居宰輔者多矣申呂則曠

代無聞呂霍則與時俱盛傾漢室者王族喪周祚者楊氏何滅亡之禍合若符契焉斯魏文所以發一概之詔也已

隋后妃論　　隋書

漢因秦制帝之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妃曰皇后餘則多稱夫人隨世增損非如周禮有夫人嬪婦御妻之數焉魏晉相因時有升降前史言之具矣魏氏王業之兆雖始於神元然自昭成之前未具言六宮之典

道武始立中宫餘妾或稱夫人多少無限然皆有品次太武稍增左右昭儀及貴人椒房等後庭漸已多矣又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為吉不則不得立也又太武文成保母劬勞之思並崇之義雖事乖典禮而覲過知仁孝文改定内官左右昭儀位視大司馬三夫人視三公三嬪視三卿六嬪視六卿世婦視中大夫御女視元士後置女職以典内司視尚書令僕作司太監女侍中三官視二品監女尚書美人女史女賢

人女書史書女小書女五官視三品中才人供人中使女生才人恭使宫人視四品青衣女酒女饗女食奚官女奴視五品及齊神武文襄俱未踐尊極神武嫡妻稱妃其所聘茹茹女稱爲茹茹公主文襄既尚魏朝公主故無别號兩宫自餘姬侍並稱娘而已文宣後庭雖有夫人嬪御之稱然未具員數孝昭内職甚少唯楊嬪才貌兼美復是貴家襄城王母桑氏有德行並蒙恩禮其餘無聞焉河清新令内命婦依古制有三夫人九嬪二

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又準漢制置昭儀有左右二人比丞相其弘德正德崇德為三夫人比三公光猷昭訓隆徽為上嬪比三卿宣徽凝暉宣明順華凝華光訓為下嬪比六卿二十七世婦比從三品八十一御女比正四品武成好内並具其員自外又置才人采女以為散號後主既立二后昭儀以下皆倍其數又置左右娥英比左右丞相降昭儀比二大夫尋又置淑妃一人比相國周氏率由姬制内職有序周宣以嬖幸傾國隋文思

革前弊大矯其違唯皇后當室傍無私寵婦官位號未
詳備焉開皇二年著内官之式略依周禮省減其數嬪
三員掌教四德視正三品世婦九員掌賓客祭祀視正
五品女御三十八員掌女功絲枲視正七品又采漢晋
舊儀置六尚六司六典遞相統攝以掌宫掖之政一曰
尚宫掌導引皇后及閨閤稟賜管司令三人掌圖籍法
式糾察宣奏典琮三人掌琮璽器玩二曰尚儀掌禮儀
教學管司樂二人掌音律之事典贊三人掌導引内外

命婦朝見三曰尚服掌服章寶藏管司飾三人掌簪珥
花嚴典櫛三人掌巾櫛膏沐四曰尚食掌進饍先嘗管
司醫三人掌方藥卜筮典器三人掌罇彝器皿五曰尚
寢掌帷帳牀褥管司筵三人掌鋪設灑掃典執三人掌
扇傘燈燭六曰尚工掌營造百役管司製三人掌衣服
裁縫典會三人掌財帛出入六尚各三員視從九品六
司視勳品六典視流外二品初文獻皇后功參歷試外
預朝政内擅宫闈懷嫉妬之心虚嬪妾之位不設三妃

防其上逼自嬪以下置六十員又加抑損服章降其品秩至文獻崩後始置貴人三員增嬪至九員世婦二十七員御女八十一員貴人等闗掌宫闈之務六尚以下皆分隸焉煬帝時后妃嬪御無釐婦職唯端容麗飾陪從宴遊而已帝又參詳典故自製嘉名著之於令貴妃淑妃德妃是為三夫人品正第一順儀順容順華修儀修容修華充儀充容充華是為九嬪品正第二婕妤一十二員品正第三美人一十五員品正第四是為世婦

寶林二十員品正第五御女二十四員品正第六采女三十七員品正第七是為女御總一百二十以叙於宴寢又有承衣刀人皆趨侍左右並無員數視六品以下時又增置女官凖尚書省以局管二十四司一曰尚宫局管司言掌宣傳奏啟司簿掌名録計度司正掌格式推罸司闈掌門閤管籥二曰尚儀局管司籍掌經史教學紙筆几案司樂掌音律司賔掌賔客司贊掌禮儀贊相導引三曰尚服局管司璽掌琮璽符節司衣掌衣服

司飾掌湯沐巾櫛玩弄司仗掌仗衛戎器四曰尚食局管司膳掌膳羞司醖掌酒醴醓醢司藥掌醫巫藥劑司饎掌廩餼柴炭五曰尚寢局管司設掌牀席帷帳鋪設灑掃司輿掌輦傘扇執持羽儀司苑掌園禦種植蔬菜瓜果司燈掌火燭六曰尚工局管司製掌營造裁縫司寶掌金玉珠璣錢貨司綵掌繒帛司織掌織染六尚二十二司員各二人唯司樂司膳員各四人每司又置典及掌以貳其職六尚十人品從第五司二十八人品從

第六典二十八人品從第七掌二十八人品從第九女史流外量局閒劇多者十人以下無定員數聯事分職各有司存焉

唐后妃論贊附太宗説　　唐書

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為夫人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是為九嬪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御妻自餘六尚分典乘輿服

御皆有員次後世改復不常開元時以后下復有四妃
非是乃置惠麗華三妃六儀四美人七才人而尚宮尚
儀尚服各二參合前號大抵踵周官相損益云然則尚
矣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係焉盛德之君
帷薄嚴奥裏謁不忓于朝外言不内諸閫關雎之風行
彤史之化修故淑範懿行更為内助若夫豔嬖之興常
在中主第裯既交則情與愛遷顏辭媚熟則事為私奪
乘易昏之明牽不斷之柔憸言似忠故受而不詰醜行

已效反狃而為好左右附之憸壬惎之狡謀鉺其悟先哀誓揵於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自覺此武韋所以遂篡弑而喪王室也至於楊氏末死玄亂厥謀張后制中肅幾歛衽吁可嘆哉中葉以降時多故矣外有攻討之勤内寡嬿溺之私羣閹朋進外戚勢分后妃無大善惡取充職位而已故列著于篇

贊曰或稱武韋亂唐同一轍武持久韋亟滅何哉議者謂否武后自高宗時挾天子威福脅制四海雖逐嗣帝

改國號然賞罰已出不假借羣臣僭於上而治於下故能終天年阽亂而不亡韋氏乘夫淫烝于朝斜封四出政令不一既鴆殺帝引睿宗輔政權去手不自知戚地已疎人心相挺玄宗藉其事以撼英豪故取若掇遺不旋踵宗族夷丹勢奪而事淺也然二后遺後王戒顧不厚哉唐太宗嘗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愍隋氏末年求採無已至於離宮別館非幸御之所多聚宮人此皆竭人財力朕所不取且灑掃之餘更何所用令將出之任求伉儷非獨以省費息人亦各得遂其情性於是後宮及掖庭前後所出三千餘人○張邦基墨莊漫録云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

自南史齊東昏侯為潘貴妃鑿金為蓮花以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樂府玉臺新咏皆六朝詞人纖豔之言類多體狀美人容色之姝麗及言妝飾之華眉脣口腰脂手指之類無一言稱纒足者如唐之杜牧之李白李商隱之輩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韓渥香奩集有咏屧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惟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宫嬪窅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因窅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纖弓為妙以此知扎脚自五代而來方為之如熙寧元豐以前人猶為者少近年則人人皆為之不為者為耻也

論申生

真德秀後同

真氏曰驪姬之譖申生也其機變亦甚巧矣夫父子之情日相親近則間言不得而入惟以術離之然後譖愬可施焉故驪姬首賂二五使說獻公出三子于外此離人之術也獻公者喜功貪得之人闢地啟土正其所欲故二五因以啗之且為之辭發諸歌詠以動盪其心志公安得不悅而從之三子既出則圖之易矣既又與優施謀作難之先後優施知申生之可陷也則請先之其

言曰精潔易辱又曰甚精必愚盖精潔之人惜名顧行惟恐點汚故曰易辱以節自勵不以智自全故曰必愚申生惟其精潔也故一辱以弑君之名則必以死自明而後已臣前論石顯之陷蕭望之其情亦然夫必有頑鈍無恥沉鷙有謀之人則雖辱之而不動淮陰少年嘗辱韓信矣信寧甘俛出袴下之恥不死也諸葛亮嘗辱司馬懿矣懿寧得畏蜀如虎之誚不戰也若申生則輕死重名不能如信懿之忍可以術激之而使死故優施欲

先陷焉然恐獻公未忍果於殺也則又夜半而泣以危言動之謂申生有將爲逆之意自請先死公懼而謀之則又勸授之政而避禍焉夫獻公剛猛人也能滅霍魏虢虞諸國以大其封雖齊威久主夏盟未嘗一爲之屈而肯爲其子屈乎懐怒必殺之心自此啟矣然猶患無隙以加之罪也則使將兵而伐翟焉勝則加以得衆之名敗則繩以覆師之罪申生至是無逃死之路矣然又慮大臣或守正力爭則公之意未必不回也則又使優

施往飲里克而諷其為附麗之計烏烏之歌亦猶二五
晉都之歌也詩歌於人最為易動故三姦之言無不售
焉里克大臣也許以中立則殺嫡立庶之謀成矣獻公
既惑驪姬之譖故歸胙之詐最為易辯而不復辯申生
之仁恐傷君意又不忍自辯惟有一死而已申生死而
二子奔無不如優施之所料者卒之獻公卒奚齊立里
克弒之卓子立又弒之夷吾立不終迨重耳立而後定
晉國之亂垂二十年由驪姬之譖而三姦助之也褒姒

有一虢石父猶能合謀以逐宜臼況驪姬有三姦之助乎故女子小人表裏交締者危國亡家之本也

論戾太子

又曰戾園之禍由江充之讒是則然矣而所以致江充之讒者其失有四焉方太子之生也武帝甚愛之迨其後也後宮嬖幸多王夫人等皆生子皇后太子寵寖衰於是用法大臣毀之黄門小臣又毀之其卒也江充與巫蠱事陷之以死大抵讒人之為讒必先窺伺上意上

意所嚮讒人亦嚮之上意所背讒人亦背之惟帝之於太子眷意先有所移然後臣下從風而靡其失一也當蘇文之譖也帝當考覈其實有則太子譴無則蘇文誅二者必居一於此顧乃泯焉不問遽增太子宫人以愧之是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行矣自今小人為讒者誰復忌憚其失二也太子無他職問安視膳而已父子之親豈容一日不相接哉自衛后之寵衰太子希得進見方常融之譖猶能微察其情偽誅之葢父子之情未盡隔

塞故也其後帝幸甘泉而太子不從家吏請問而帝不之報父子之間乖隔至此欲無讒間之入得乎其失三也江充以告趙太子陰事而得幸是其傾險有素又甞以太子家使車馬屬吏而白奏焉是其讐憾有素帝治巫蠱之獄不屬之他人而屬之充以傾險之人挾讐憾之意則致螫於太子必矣而帝曾不之察是假以斧斤而使之戕伐國本其失四也雖然四者其事爾而本源實出於一心帝惟其多欲也故寵嬖盛而庶孽蕃愛憎

之意既形儲副之位安得而定惟其多惑也故溺於方士巫覡之說精神意慮久已昏亂及年老氣憊百邪乘之於是妖言煽於外妖夢惑於内巫蠱之事由此而起使其以董仲舒正心之言銘諸盤盂朝夕是戒顧安有是哉江充讒賊小人其情無足論者獨推原武帝之失庶來者有所儆云

論愍懷太子

又曰賈謐之譖太子於后也后信之以其未有可廢之

罪故為不臣之語强使醉而書之然其迹甚明其情易
察孰有臣子將為逆於君親而敢露其手書乎藉使誠
有此書不知何所從得太子自發之邪抑他人發之也
惠帝昏庸既莫之辨大臣惟裴頠所請粗得其要而亦
未能深辨其妄也遂使儲君被誣莫能自白卒冤以死
豈不哀哉夫事之可驗莫如手書而亦有不可盡據者
此類是也本朝慶歷中石介作聖德詩譽富弼而譏夏
竦竦怨之切骨則使婢習為介書既成則偽作介與富

弼書勸其廢立播之朝野二臣者非遇仁祖之聖其得免乎英宗踐位有惡三司使蔡襄而譖之曰仁宗選上為皇嗣襄嘗沮之也上頗怒襄大臣歐陽修為言陛下嘗見襄書邪抑傳聞之也臣在先朝有偽為臣疏請沙汰宦官者欲以激怒左右陛下果嘗見書猶當辯其真偽况傳聞乎英宗於是釋然其後元符小人亦偽為諫書以陷鄒浩世降俗末情偽日滋何所不有公私貿易所憑者契券而巧詐者能為之況讒人之工於讒者乎

故因愍懷之事併著之以見臣子遇譭雖有可驗如手書者猶難遽信要必審而覈之不然將有不獲自明如愍懷者

論太子勇

又曰隋文以術數取天下其操制羣下亦以術數宜非臣子所能欺也而太子勇任情率直則疑之晉王廣矯情飾詐則信之夫勇之天資中人耳使帝能博選名儒責以輔導切磋琢磨未必不為令德而廣則大賊也方

其平時自媚於帝后欲為奪嫡之計久矣一聞后意有所不平於是縁飾者彌工而傾擠者彌巧觀廣之所以取謀於宇文述而述之輸貨於楊約以自通於楊素者其安排布置一如戰國縱横之徒帝徒知勇之當廢而不知其所謂罪戾者成於諸人織組之手也徒知廣之可立而不知所謂善美者出於諸人捭闔之口也而其實安在哉帝至是如聾如瞶不復能自辨是非而一廢一立秪以為楊素等鬻賣之地耳不知平時所謂術數

者果焉在耶廣既升儲又以勇付於其手迨其垂沒乃始知廣之不足付而出召勇之言則徒以殺其身而已矣吁後之人主其於讒言罔極之際可不察哉

論秦隋勢之相似　李德裕

自周之衰而天下裂爲戰國至秦始皇然後幷六國而稱帝自晉之亡而天下分爲南北朝至隋文帝然後混南北爲一區彼始皇隋文皆有雄才大略過人之聰明其所建立又有卓然傑出於後世者方駕馭將帥削平

四方據關中金城之固而都之以臨制天下其意皆欲傳子孫於無窮然而身没而國危皆以二世而遂亡者失所以為君之道繆所以為治之術亡所以維持天下之具不知其子而付託非其人也夫人君之道秉本執要簡而常逸元首叢脞則萬事墮隳此不易之理也至秦隋則不然以察為明以苛為德竊竊然惟恐人之軋已而奪之權故始皇衡石量書隋文衛士傳餐皆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天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丞相大

臣不過受成事奉行文書而下皆持禄欺謾以取容此風不改卒至於亡故曰失所以為君之道者此也古之王者得天下以仁雖取之以干戈而治之以禮義其善政美化必有以深結其民之心而信厚和平必有以變移其風俗故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者用此道也至秦隋則不然彼見所以取天下之難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為不決於法刻削而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分裂而為敵國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患故始皇剛毅戾深樂以

刑殺為威專任獄吏而親幸之海内愁苦無聊而陳勝項籍攘臂大呼天下響應秦遂以亡隋文亦制為嚴法峻刑以杜天下之變謀臣宿将誅滅略盡元元不勝其毒而楊元感李密倡之羣盜蜂起天下大亂塗地而不復振借使秦隋巳并天下而以仁義之恵澤在民雖有胡亥煬帝之不肖天下必思所以繼其後而奉之者其亡不若是之遽故曰繆所以為治之術者此也古者立國未嘗私有天下必封建親戚功臣以為藩屛資其犬

牙盤石之勢以夾輔王室故商周之王皆幾千年夫豈無僻王賴諸侯扶之以定其國彼秦見周衰而諸侯便相誅伐天子弗能禁也以為天下之所以戰鬭不休者以有侯王於是罷侯置守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其地東至海西至臨洮南至嚮戶北並陰山至遼東身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內有姦臣之禍外有大盜之虞一夫作難九世隳廟而莫之救彼隋之所以亡者亦無以異於秦故曰亡所以維持天下之具者此也古者立嗣以

為國本既得其人而又付之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大臣故本定而國安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武王則託之周公武帝欲立昭帝則託之霍光此周漢之隆也始皇有一長子扶蘇怒其正諫而使北監蒙恬於上郡沙丘之事雖為璽書以召之而付之趙高故得與李斯同為姦謀而胡亥卒以奪嗣隋文有一太子勇聽讒譖而憂囚之臨終以廣失禮雖有召勇之言而付之楊素故卒及於大故而煬帝得便其欲故曰不知其

子而付託非其人者此也秦隋相去千有餘載其所以混一海宇傳二世而遂亡與夫所以致亡之道皆若合符節書所謂與亂同事罔不亡者也然秦亡而漢繼之傳二十餘主享國四百年隋亡而唐繼之亦傳十帝享國三百餘年自三代以來未有與之比隆者然則秦隋者其漢唐之驅除乎不然何其興之盛而亡之暴也

論唐高祖睿宗定儲得失　　蘇轍

唐高祖起於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諸子不與也及克長

安誅鋤羣盜天下為一其功亦出於太宗蓋天心之所付予人心之所歸向其在太宗者審矣至立太子髙祖以長立建成建成當之不辭於是兄弟疑間卒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髙祖其後武氏之亂廢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長子憲為太子矣及中宗之復睿宗父子皆以王就第韋氏之亂臨淄以兵入討睿宗踐阼而唐室復安又將以長立憲憲辭曰時平先長嫡國亂先有功不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死請睿宗從之而後臨淄

之位定以太宗之賢而不免於爭奪玄宗之賢不逮太宗而晏然受命則憲之讓賢於人遠矣吾嘗論之高祖睿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長非專其私也以為立嫡以長古今之正義也謂之正義而不敢違胡不考之前世乎太王捨太伯仲雍而立季歷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而周以之興誠天命之所在而吾無心焉亂何自生雖然太伯奔吳以避王季亦畏亂故爾廢長而立少雖聖賢猶難之憲與玄宗兄弟相安終身無間言焉葢古今

一人而已乎

論唐太宗帝範附武后召太子　　吳萊

初唐太宗帝範一卷十有二篇太宗常手撰以教太子五代喪亂書有録而遂闕暨今上征雲南僰夷始出以獻而僅十有二篇復完予聞古今欲治之主不世出常必立為治天下之法使其後嗣子孫有以世守之而不敢失墜不幸而一旦昏庸懦弱之君或繼其後亦得有所扶持憑籍不至於甚亂而僅存此雖三代聖人制基

垂統立經陳紀而務欲定為法度典章者然亦不過數傳則已自棄其先祖之訓蹶國敗家接踵而有夏之太康商之帝甲武乙周之幽厲宜若無異於漢唐之季世然猶幸賴其法度典章之炳然播於宗廟布在有司賢聖之君復有赫然而振起者有此具也自是以來漢承秦亂而高祖立漢家之法唐受隋亂而太宗設唐室之制嗚呼漢法遠矣蓋惟唐制傳之未久而天下多事夷狄侵陵藩鎮跋扈盜賊相挺而起莫之能救此其故何

哉當隋氏大壞太宗始鋭然盡舉天下於盜手即議立國法粉飾朝章誠欲創其基業於前而特垂其統緒於後使後嗣子孫得以繼續而行且將有恃於此而不苦於無所守者是故職官之任定以常員師徒之備設以府衛用以授田則口分世業之法均度以斂財役民則田租身庸户調之制不紊自古者聖賢之道不作而一切覇强苟簡之術用太宗乃能慨然庶幾乎先王仁義之意而務成貞觀二十餘年治平之功自漢以來可謂

古今欲治不世出之主矣然而太宗每知太子之仁孝慈懦恐不足以任國而僅述古昔聖賢之遺訓帝王之常法強而教之謂為帝範及至太子即位曾不幾時內則惑於嬖后外則斥逐賢相則夫天下國家紛紜變故之迭至曾不可以思患而預防者卒至於易姓改號殺僇宗姓而後已然猶幸其有所扶持憑藉且不至於盡亂而僅存者賴有法也惜乎當時太宗立法之際身教則從言教則訟每求其所以致然者自其法度典章之

中或不能自免其瑕釁間隙之可議書有之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太宗之為治無乃文謨武烈一本於正又能無缺者豈或猶有可憾者耶何則太宗親定寓内盖因隋氏高麗喪師之後而得之自其即位北滅突厥薛延陀西制高昌徙其種人編置沿邊州郡而蕩然無有蕃漢内外之防及其晚年又且東征高麗瀕死而弗已是雖高宗之懲懦猶襲其故深異乎漢孝元之議罷珠崖者降及數世而

明皇繼之君臣晏安邊隙數動至竭天下之兵委之西北付以藩臣中國空虛大盜承之而遽起由是天下多故藩鎮盤錯奚契丹深入河北吐蕃回鶻連陷秦隴震驚都邑師徒撓敗土境日蹙而唐室之號令所及曽不出淮浙巴廣數十郡地而遂巳職官之任師徒之備授田之法斂財役民之制大抵悉改於其舊此豈非當世邊境用兵之或過遂致蔓延於中國而不少熄哉然以唐之子孫昏庸懦弱或危或微不絶若綫是雖太宗之

法守之有未盡猶得以扶持凴藉不至於甚亂而僅存誠求其所以致是亦由太宗平日貪勝好名之過瑕釁間隙實有以先開其源而漸熾其禍是則太宗前者包括四海指麾羣夷適足以為當今屈已和親敗軍卻境之効不可救已夫然故唐之一代天下之致治莫如太宗天下之致亂亦或自於太宗而後世議者不之覺也嗚呼予觀太宗之志嘗欲法三代欲行周禮遂紬封德彛之說而專用魏徵之仁義貞觀之治夫豈近世所可

遂及使其當時立法之際而其身之所行者一本於正無復可議則雖三代聖人創基垂統立經陳紀之道何異於是然而太宗終以不能企及者是亦貪勝好名之一過也詎不信夫唐武后長安三年突厥遣使謝許昏宴於宿羽臺太子預焉宫尹崔神慶上疏以為今五品以上所以佩龜者為别敕徵名恐有詐妄内出龜合然後應命况太子國本古來徵名皆用玉契此誠重慎之極也昨縁突厥使見太子應預朝參直有文符下宫曾不降敕處分臣愚謂太子非朔望朝參應别名者望降墨敕及玉契太后甚然之

論宋仁宗髙宗建儲之得　真德秀

或曰國本之宜蚤建固也然在位久而繼嗣未生如之何曰本朝則有故事矣仁宗皇帝春秋四十有四聖嗣未立張述以太常博士請遴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内外知聖心有所屬皇祐五年其後范鎮以諫官言之嘉祐元年趙抃以御史言之司馬光以并州通判亦言之嘉祐元年自是文彦博歐陽修王尭臣吴奎諸臣莫不言者迄賴韓琦而後定焉太山磐石之基於是乎壯吁此我祖宗公天下之心三代以來之所未有者也因

傅著于此云臣伏見高宗皇帝建炎三年元懿太子薨布衣李時雨乞於皇族中擇宗室之賢者一人使視皇子以係四海之望是時高宗年甫二十有三耳不以太蚤為忤也迨紹興元年張浚言之婁寅亮又言之上讀寅亮之章於是大悟越五年孝宗皇帝有建國之封是高宗以二十五而定議二十九而錫命也其為宗社之計尤蚤於仁祖嗚呼懿哉

論建炎登極　　羅大經後同

宋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獨在事詞的切讀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極之詔曰亹亹萬機難以一日而曠位皇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又曰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問寢之思天子必有所尊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烈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報國左袒而為劉氏人咸樂於愛君期一德而一心佇立功而立事同徯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

其詞明白亦占地步昔唐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元次山作頌謂自古有盛德大業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非老于文學其誰宜為去盛德而止言大業固以肅宗即位為非矣伊川謂非禄山叛而肅宗叛也山谷云撫軍監國太子事胡乃趣取大物為此皆至論今二聖蒙塵遠狩無還期高宗不得已而即位今又出於元祐皇后之命與唐肅宗天淵不同似亦可以無説然胡致堂萬言書首論此事謂建炎以來有舉措大失人心

之事今欲收復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遂膺翊戴亟居尊位遥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廵淮海偷安歲月此舉措失人心之最大者也今須一反前失亟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謟而不悟其非廵狩東南出於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今義不戴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廟荒殘

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陣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影從凡所欲為孰不如志致堂此論明白正大惜其說之不行也然唐肅宗即位何嘗有一人敢言其非今致堂能言之而高宗能受之已為盛德事矣中興以來致堂澹庵二書關繫最大

論太子參決之非

孝宗之末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楊萬里時為宮僚上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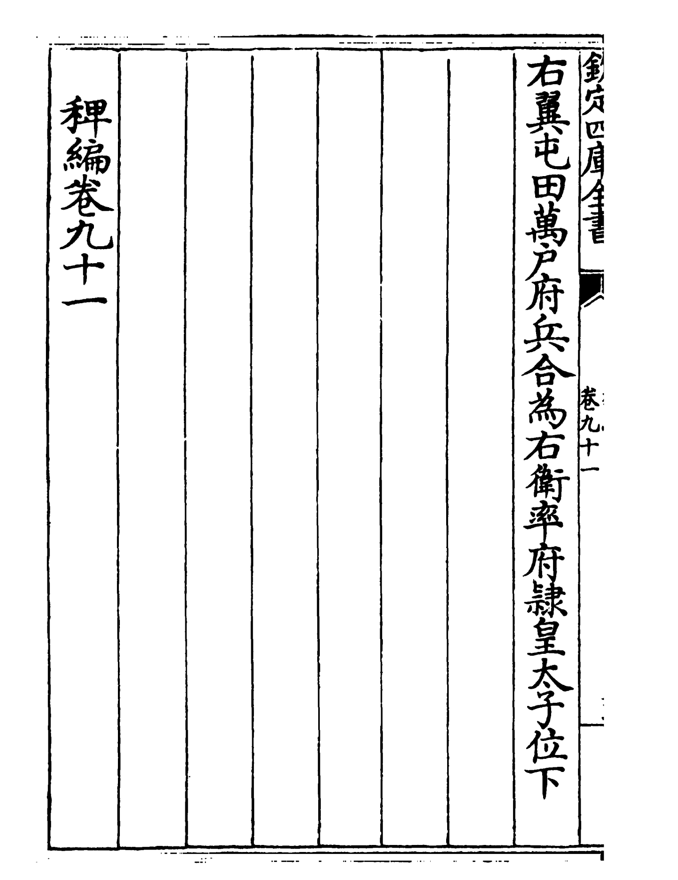
太子曰民無二主國無二君今陛下在上又置叅决是國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國二而不危者盖國有二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啟讒間之言啟則父子之隙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傍觀之魏太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将於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廢

國朝天禧亦嘗行之若非寇準王曾幾生大變盖君父

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當時諸
公皆甚其言至紹熙甲寅始服其先見

元衛率府隷太子

至大元年命以中衛兵萬人立衛率府屬之東宫時仁
宗為太子曰世祖立五衛象五方也其制猶中書之六
部殆不可易遂命江南行省萬户府選漢軍之精鋭者
一萬人為東宫衛兵立左衛率府延祐五年以詹事圖
們岱爾所管蘇克爾㗖萬户府及迤東女直兩萬户府



右翼屯田萬戶府兵合為右衛率府隸皇太子位下

稗編卷九十一

謹案卷九十一第三十七頁前八行圖們岱爾舊作禿滿迭兒又蘇克舊作速怯又鼐爾舊作那兒今並改